

风物迹忆

溜达在老街的文字

文/十三先生

在呼和浩特居住多年,去得最多的还是塞上老街。几乎没买过东西,只是散逛,在古旧建筑的沧桑感里,寻找一种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感觉,就像重生的人回到故地寻找前世记忆。

再好的风景天天看,也就无所谓风景了。老街上其实没什么可看的,被踩踏得失去棱角的路砖,不知道是不是明清时期的。那些有着些许古意的店面,总觉得现代元素过于招摇。

店里的古旧物事,大多是工艺品,如果成为古董,可能需要五百年时光的浸润。我在想,倘若时光倒流到明朝,这条街上会是什么样子,那时候的古董,是否也有明朝人模仿前朝的东西。

去过国内几个知名老街,大同小异,可能会多一些穿着古装的人,有城门领,有商贩,也有汉服女子,匆匆忙忙的样子,“游客”的痕迹很重,只是拍一些照片,就回归现代了。

老街吸引我的另一个原因,是那个叫“中国城”的地方。沿着老街往西走,大约百米,北侧会出现一个“缺口”,右拐进去,就是中国城。我的同学应该是这里的“管家”,每次他喊我过去,一定是有新奇的事情。

最近一次去,他带我看奇石。到了奇石店,门锁着,同学打电话把老板“骂”了出来,一看就知道他们很熟悉。我活得像块石头,却不懂石头,但是对那些石头的造型还是有些兴趣。

店面里有些凌乱,一个沙盘摆在店中央,一眼看去,就喜欢上了。绕着沙盘,对应着角度,看到了沙漠里牵着骆驼的行旅者,看到在沙漠里绽放得像花一样的珊瑚礁,看到有叶岩搭建起的城关,还有一些凭借想象见仁见智的造型,或老妪,或灵猴,或熊虎,林林总总,看久了颇为烧脑。总是执着于某种理解而和自己较劲,是为着相。

老板豪爽地说,喜欢哪个就拿走。我表达谢意,如果真的“牵”走那石驼,老板可能会哭死。做人要讲规则,和商人打交道,还应该在商言商,夺人所爱,和抢人钱财区别不大,自以为还不会那么厚脸皮。

倒是真有个朋友送我一个二胡,放在同学办公室。我没打算拿走,委托同学还给人家,看上去同学自己留下了,都是好哥们,倒也无妨。

那是上一次来老街,我胡说八道什么“二泉映月”之类的二胡曲,同学的朋友便说送我一个古董乐器,我开了个玩笑,没想到那兄弟当真了,弄得我哭笑不得。

我哪里会什么二胡,听说过,见过,没有触摸过。在同学办公室,我第一次拿起二胡,仔细端详,是个很有意思的乐器,做工很精致。在琴体上印有“北京乐器厂”几个字,想来也有些年头了。

紧了紧弦,假装调音,总之弦是绷直了,拉了几声,吱吱啦啦,放开手“拉出声音”,众人笑得肚子疼,说像驴叫,索性罢手,不再丢丑。

九十年代的塞上老街没有修缮,显得更“老”一些。那时候有“王一贴”老店,是不是有“崔铁炉”已经记不清了。现在的老街经过修缮,线条显得流畅了很多,尽管“修旧如旧”,但是店主们还是无法控制现代元素的出现。

这并不奇怪,在2023年,实在没必要把一条古街刻意打回原形,山西的平遥古城不也经营着肯德基?

这条街上有我一个朋友,是多年前认识的。如果追溯到清末,应是一个格格。我写过她的故事,因此成了朋友。如今她已经不在老街,也有十几年没见了,但是微信上偶尔会说一两句话。

她学了古琴,有时候会发给我一段,我虽不懂,却是喜欢古琴的韵味。年轻时候,曾经买了不少古琴曲的CD,也曾经流连于平沙落雁、平湖秋月,只是附庸风雅,终究被越来越忙碌的生活抢夺了那份闲情逸致。

也曾想买一架古琴把玩,后来被自己制止了,喜欢古琴之韵,听听也就是了,没必要非要摆个花架子。

对“老东西”的兴趣持续了很久,仅仅停留在喜欢的层面。喜欢,是很奢侈的爱好,倘若都能实现,也就不那么美丽了。

近年来下手收藏的,是一些五六十年代的书籍,没理由地喜欢铅字印刷那种质感。不过还是浅尝辄止,知道自己的兴趣不会长久。自己也快老了,与老书还能相伴多久?知足者常乐,有些点缀足矣。

一个老朋友和我说,他收到一块宋代雕版,我说发张照片看看,他说怕你忍不住,没再搭理我,是怕我见物起意吧。一页宋版,一两黄金,我肯定不会去抢他的黄金。

忽然想到,老街确实缺少类似雕版印刷这样的文化元素。再转念,即使有了,可能和塞上老街的气质不搭。该有的自然会有,刻意反而画蛇添足。

往事情怀

土豆情缘

文/张玉山

土豆之于我,可谓情缘深厚。

记得小时候,让我们最开心的事,莫过于起土豆了。每年白露过后,村里的男女老少就会集中到土豆地里,男人们在前面用铁锹挖土豆,女人们在后面用箩筐捡土豆,而我们一群小孩儿则紧随其后,捡拾那些被遗落的土豆。起土豆,不同于收割其他庄稼,常常会给人带来一种寻宝的好奇与惊喜。一锹下去,便会翻出许多黄澄澄的土豆,有时还会翻出像小孩儿枕头一样大小的土豆,于是在场的人便一齐惊呼,啧啧称奇。

有时,大伙干活干得累了,就有人提议:“咱们烧土豆吃哇!”于是人们停下手里的活儿,开始四处捡拾柴火,把柴火集中到田埂边,并点燃。人们取来一筐大小适中的土豆,倒进火堆里。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烧烤,土豆终于熟了。大人们兴奋地用锄头把土豆从柴火的余烬中刨出来,我们一群小孩儿趁机把滚到一边的土豆抓起来,向远处跑去。最后,当大人们看到我们一个个吃得满嘴黢黑,不禁哑然失笑。

那年,夏秋之际,大雨连绵数日,由于我们村离黄河较近,地下水位高,雨水无法渗到地下,村里所有庄稼都被雨水淹没,致使颗粒无收。无奈,姐姐哥哥带领我们几个弟弟妹妹,到离家很远的地方,捡拾人家地里遗落的土豆,几天工夫捡回了不少。冬天,我们家几乎没有粮食可吃,每顿饭只有土豆和腌苦菜,而母亲每餐只吃少许腌苦菜。我们让母亲也吃些土豆,她说:“你们吃哇,我不爱吃。”长大后才明白,母亲是舍不得吃土豆,全留给了我们。

初三时,我考到离家十几里的乡中学住读。当时,学校的饭菜一点儿油水都没有,而且还是定量的份饭,这对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半大小子来说,根本吃不饱,大家都期待周末回家好好吃顿饭。每个周末,母亲都会早早把土豆煮熟,等我一进门,就赶紧把土豆从锅里取出来,说:“‘饿民’回来了,快吃哇!”母亲把土豆皮轻轻剥掉,递到我手里,我便津津有味地吃起来。直到现在,我都觉得那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美味的食物。

后来,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好起来,但一日三餐仍离不开土豆。记得那时,父亲最爱吃的饭就是土豆调莜面。盛夏,父亲对母亲说:“今天咱们吃莜面哇!”于是母亲便开始张罗,先把水萝卜、黄瓜和芫荽洗净、切碎,炆好辣椒,再弄好调莜面的汤汁,接着把父亲从地里新挖回来的土豆煮到锅里,然后把莜面蒸到上面。等时间一到,揭开锅盖,莜面正好熟了,土豆也一个个裂开了花。父亲每次都会吃上两三碗土豆调莜面,嘴里还不住地说:“吃莜面没土豆,那可不行!”

现在,随着时代的变迁,土豆已经成为一种很平常的蔬菜,一年四季供应充足。但我每每看到那圆滚滚的土豆,就会感慨万千,就会想起曾经的过往与经历,想起儿时的顽劣与淘气,想起母亲的艰辛与不易……

